

孙鸿博——著

萧 绎
《金楼子》
及其思想



中華書局

蕭 鋒

《金樓子》及其思想

孫鴻博——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绎《金楼子》及其思想/孙鸿博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1
ISBN 978-7-101-12918-2

I. 萧… II. 孙… III. 萧绎(508~555)-传记 IV. K827=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8718 号

-
- | | |
|------|---|
| 书 名 | 萧绎《金楼子》及其思想 |
| 著 者 | 孙鸿博 |
| 责任编辑 | 吴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frac{1}{2}$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2918-2 |
| 定 价 | 39.00 元 |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金楼子》概述	4
第一节 《金楼子》的版本与流传	5
第二节 《金楼子》的存佚状况	14
第三节 《金楼子》的编撰体例	18
第四节 《金楼子》的成书时间	22
第二章 后妃之德性	26
第一节 残破的《后妃》	26
一、清辑本《后妃》的基本面貌	27
二、《后妃》的编撰体例	28
第二节 《后妃》的内容	38
一、未嫁之先	38
二、出嫁从夫	41
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	54
第三节 后妃观与女性观成立的背景	64
一、后妃书写的成熟	65
二、后妃观念的变化与影响	74

三、 社会风气的变化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81
第四节 萧绎的后妃观与女性观	92
一、 对以色列事君的批评	96
二、 辅政之功	106
三、 教养子女	124
第三章 身后的想象	129
第一节 《终制》的存佚与编修	130
一、 《终制》的篇名与存佚情况	130
二、 《终制》的编撰特点	133
第二节 《终制》的内容	135
一、 篇端序述	136
二、 由来已久的薄葬思想及实践	138
三、 萧绎的终制要求	143
第三节 从薄葬与厚葬说开去	146
一、 薄葬与厚葬	147
二、 汉魏以来生死观念的变化	161
三、 终制作品的发展	169
第四节 萧绎想象的身后世界	173
一、 薄葬思想中透出的杂家观念	173
二、 终制要求中体现的儒家思想	177
三、 先君后父	191
四、 关于祭祀	195
第四章 血脉的维系	198
第一节 《戒子》的编修、整理与《金楼子》的性质	198
一、 《戒子》的编修	199
二、 《戒子》的整理	209
三、 具有家训性质的《金楼子》及其《戒子》	211

第二节 从《孝经》看《戒子》	216
一、篇端序述	219
二、避祸保身之道	220
三、立身行己之道	223
第三节 家训发达的时代与兰陵萧氏的家风家学	236
一、家训发达的时代	237
二、兰陵萧氏的家风家学	245
第四节 萧绎教育思想的特点与性质	265
一、萧绎教育思想的特点	266
二、诸侯的家训	290
结语 理想与现实	298
附表一 《戒子》材料来源备录	307
附表二 《著书》与《隋志》著录篇目对比表	314
参考文献	318

绪论

梁元帝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生于天监七年（508），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根据《梁书》、《南史》记载，他的出生伴随着几个神奇的故事，这使得他的整个人生显得不平凡起来。他天资聪颖，五岁能诵《曲礼》，六岁能作诗。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自出生起即患有眼疾，父亲萧衍曾亲为治疗，然而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终盲一目；又曾生有病疮，肘膝皆烂；还曾患有心气疾；等等。这些并没有阻止萧绎的求学之心，他博览群书，下笔成章，有才辩，善言论，艺术修养也很高，曾自图孔子像，自作赞而亲书之，时人谓之“三绝”。他或许有一定的天赋，但是他的努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萧绎不好声色，在当时颇有些名声，不过，“不好声色”固然是德性的一种表现，但若想要企及德者，却也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他在《金楼子序》中写道：

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歿，其言立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①

① （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第1页。

萧绎知道立德很难,尤其是儒家德者的标准很高,所以他把希望更多地放在立言上。同书《立言》中,萧绎又说:

吾于天下亦不贱也,所以一沐三握发,一食再吐哺,何者?正以名节未树也。吾尝欲稜威瀚海,绝幕居延,出万死而不顾,必令威振诸夏。然后度聊城而长望,向阳关而凯入,尽忠尽力,以报国家。此吾之上愿焉。次则清浊一壶,弹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脱略刑名,萧散怀抱,而未能也。但性过抑扬,恒欲权衡称物,所以隆暑不辞热,凝冬不憚寒,著《鸿烈》^①者,盖为此也。^②

欲建功立业而不能,欲萧散怀抱而不得,于是仍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著书(此处指《湘东鸿烈》)立言,所求与“一沐三握发,一食再吐哺”一样,树立名节罢了。

如果说萧绎的自律可以看作是对立德的追求,那么他在政务上的努力则充分体现了他对立功的追求。天监十三年(514)出阁,受封湘东王,天监十六年(517)出为宁远将军,此后历任数职,其中,在丹阳尹上有“良政”之名,吏民作“善政碑”;首任荆州刺史时,逢梁王朝出师南郑,奉诏节度诸军;在江州任上,又曾平定叛乱。虽然其政绩显著,在北伐一事上也算领有军功,但离他“威振诸夏。然后度聊城而长望,向阳关而凯入”的愿望还是差之甚远。可见,立功与立德一样都是难以实现的,相较之下,立言似乎更易通过努力获得。

萧绎勤于著述,参与撰著的书籍仅《金楼子·著书》中著录者即有

① 此书《著书》中未见,《隋书·经籍志》(亦称《隋志》)始有著录,题作《湘东鸿烈》。赵图南以为此书实有,宋时已佚,见其所撰《梁元帝著作考》,载于《福建文化(季刊)》,1945年第2卷,第4期,第27—28页。而钟仕伦、吴光兴皆疑《鸿烈》即《金楼子》,说详钟仕伦著《〈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283—284页)及吴光兴著《萧纲萧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7—418页)。

② 《金楼子校笺》,第810—811页。

三十七种。惜流传至今者凤毛麟角,而《金楼子》即是其中一种。此书虽非完帙,却保留了大概样貌。又加之,此书为萧绎亲撰,其在《金楼子》中数次提出欲借此书立言之企图,如《立言》里提到:“生也有涯,智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所谓“获麟于《金楼》之制也”,实即以《金楼子》为毕生著作之大成之意,这也使得从《金楼子》中挖掘萧绎的思想成为可能。

要从繁杂的《金楼子》中找到类似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孟老庄那种高度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只是要考察萧绎的思想那就不一样了。当然,在本书中,笔者不打算也不太可能全面考察萧绎的思想,所以,笔者把范围缩小到去考察与萧绎个体人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同时也是南朝士族特别注重的几个方面,那就是与家庭、家族最相关的几个部分——《后妃》、《终制》、《戒子》等中所体现的萧绎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同时体现了萧绎个性化的一面与理想化的一面,其中所呈现的萧绎与真实的萧绎是有差异的。为了方便讨论,不妨将之称为萧绎的理想化的人生状态或者是“理想人格”。而本书打算重构的正是萧绎企图实现却最终没有实现的,他在《金楼子》中所建构的理想人格,由此掀开《金楼子》的一角,看看萧绎其人,看看南朝那个社会。

第一章 《金楼子》概述

虽然萧绎一直将他那本呕心沥血编纂的《金楼子》视为立言之作，但在后世的人看来却往往并非如此。北宋黄伯思就曾说这本书不过是东抄西抄典籍，实在没什么自创的内容^①；清人谭献也说它“未免于稗贩也”^②；近代学者刘咸炘更批评这本书是一本书抄文集，充满了陈言旧说，极少有作者自造之词，他甚至觉得把这本书叫做旧说汇编还凑合，绝非什么立言之作^③；等等。可见，此书的形式已经关乎此书是否可以作为“立言”之作，或者说关乎此书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者的思想乃至能否反映作者的思想。更何况《金楼子》本身材料来源就很复杂，加上流传下来的又不是足本，所以要以《金楼子》为核心来讨论萧绎的思想，就不能不先谈谈此书的版本流传、存佚状况、编撰体例与成书时间。

① 《东观余论》：“但袁苹传记，殊无衿臆语。”黄伯思著《东观余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

② 谭献著《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③ 刘咸炘：“统观全体，竟是书抄文集，陈言累累，绝少胸中之造，谓之纂言可耳，何谓立乎？”刘咸炘著《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8页。

第一节 《金楼子》的版本与流传

自萧绎歿后,《金楼子》即不知所踪,关于其复现的时间,现在有几种说法,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一是以为《金楼子》很可能是在隋代广开献书之路后便被搜集入隋代秘府,如钟仕伦;一是以为在唐初诸史修纂时《金楼子》尚未出现,如廖铭德。从传世文献的记载看,极有可能是在隋代,至晚在唐初,《金楼子》已经复现,这就要从最早著录《金楼子》的《隋志》说起。

《隋志》把《金楼子》著录为十卷,条下注中仅云“梁元帝撰”^①,无亡佚说明。而其总序中称“今考见存”^②,也就是说关于十卷的说法是按照编修《隋志》时唐代秘府的藏书情况来参考著录的。那么,这个“今”具体又是哪个时期呢?王重民先生曾据“宋本《隋书》所载天圣中(1023—1031)校正本的旧跋,说天圣以前的旧本‘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③考证,《经籍志》当在贞观十年六月以前奏上。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在贞观十年(636),《金楼子》已藏于秘府之中了。不过,近年来对此问题讨论颇多,多认为魏徵编撰《隋志》证据不足,《隋志》的完成时间仍当依其上呈时间而论,即显庆元年(656)。这就是说,《金楼子》入唐代秘府当不晚于显庆元年,甚至有可能在贞观十年或更早便已为秘府所获。

堪为侧证的是完成于初唐且征引了《金楼子》的文献尚存一二。且不说为人熟知的官修史书《梁书》、《南史》有所征引,便是道宣和尚所修

①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1006页。

② 同上,第908页。

③ 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89页。

的《续高僧传》也有所征引：

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赋》，广统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德而称。故元帝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枯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轸；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洁斋宗廊，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不改而伤恻。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载论孝，四人而已。广如绎所撰《金楼子》述之。^①

而今存《金楼子·兴王》之《梁武帝传》云：

即位五十年，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得而称焉。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落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慚；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齐洁宗庙，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弗改而伤恻。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之谓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武，万载之中，四人而已。^②

显然，道宣见到并引用了《金楼子》。而道宣《续高僧传》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后又加以增补，今传《续高僧传》所涉内容向下及于麟德二年（665），与《隋志》纂修时间相近。

而《隋志》又参考了编于隋代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等目录，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讲，我们甚至可以把《金楼子》复现的时间从唐初上溯至隋代，而从道宣的引用来说，其时《金楼子》不但藏诸秘府，亦流传于民

① （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收在[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0册，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427页。

② 《金楼子校笺》，第209—210页。

间,且为足本。此后,著录或征引《金楼子》的情况都渐渐增多,如《旧唐书·经籍志》(亦称《旧唐志》)、《新唐书·经籍志》(亦称《新唐志》)均著录了《金楼子》。其中,《旧唐志》称:“昶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①由此可知《旧唐志》中保留了《古今书录》中的“篇部”,而这之中就有萧绎的《金楼子》十卷。《群书四部录》完成于开元九年(721)十一月,《古今书录》则稍晚于《群书四部录》,可知在唐开元中《金楼子》仍然收藏于秘府中。又,《新唐志》亦著录了《金楼子》,此志反映的是唐代开元以后的藏书状况,此亦可为开元中《金楼子》存于秘府的证据,且此时所存的《金楼子》仍当是足本。

至于文献征引的情况,从今存文献可知,至晚在中唐元和以后,《金楼子》流传范围增大,段成式《酉阳杂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及崔龟图注《北户录》等皆曾引及《金楼子》内容,其中甚至包括了今本《金楼子》不存的内容,如《酉阳杂俎·广知》中“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②一条。又,段公路《北户录》卷一“蚺蛇牙”条“亦如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句下有崔龟图注云:“《金楼子》云。《楚辞》云:‘蛇有吞象,厥大如何?’”^③今本《金楼子》中确有“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一语,不过《山海经》中亦有此句,且崔氏注中数引《山海经》的内容,然此处却引《金楼子》为证,又崔氏注中数引《金楼子》内容,是知其对该书内容之熟悉与重视。段公路、崔龟图,新旧《唐书》俱无传,据陆希声序称段公路为段文昌之孙,则段成式即非其父,亦为其伯叔,此说明段成式家当藏有此书。而《北户录》中提到咸通十年(869)事,则书当成于是年之后,崔龟图的注显然更在其后了。崔龟图官职前为京兆府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4页。

②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108页。

③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卷一,《丛书集成新编》第91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09页。

参军,后为登仕郎,皆下级官吏,由此可以想象《金楼子》流传之广。

此外,《枫窗小牍》中记载了今可知最早的《金楼子》本子,而此本上限亦可及于元和时期:

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概之,曰:‘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书卷皆薛涛纸所抄,惟“今朝”字误作“金朝”,徽庙恶之,以笔抹去,后书竟如镡入金也。^①

引文中所提到的内库书《金楼子》是可知的最早的《金楼子》版本,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本子。所谓“书卷皆薛涛纸所抄”中的“薛涛纸”当即为“薛涛笺”,故此,钟仕伦称此本为“薛涛笺本”。钟氏据本段引文认为,“自唐元和以后,《金楼子》便在文人中传抄”,并指出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抄本。^②钟氏并没有对“元和以后”这一时间节点作具体说明,想来应是从薛涛笺出现并流行的时间推导而来的。

关于《枫窗小牍》作者的考辨虽多,但是证据似都不足,唯知此书所记为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至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间事,而引文所及的内容可与《宋史·南唐世家》所记相互印证。《宋史·南唐世家》云:

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鋹,令纵观。谓煜曰:“闻卿在

① (宋)袁褰撰,(宋)袁颐续,尚成校点《枫窗小牍》,收在《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53—4786页,引文在第4765页。尚成在《点校说明》中引述前人关于《枫窗小牍》作者的诸种说法,云之所以称“袁褰撰”,乃从《唐宋丛书》本,详该书第5455页。

② 参见钟仕伦著《〈金楼子〉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38页。

江南好读书，此简策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①

赵匡义之所以将李煜叫去崇文院观书，是因为其中有李煜在江南时的藏书，也就是说如果李煜曾藏有《金楼子》，则此书有可能进入宋代的内库之中。又，四库馆臣在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所撰提要中提到“宋徽宗有《题南唐旧本金楼子》一篇”^②，正可与《枫窗小牋》中“徽庙恶之”云云相发明。由此说明这一用“薛涛纸”所抄的“内库书”《金楼子》确当存在过。

值得注意的是“薛涛纸”这一载体。乐史《太平寰宇记》中云：“旧贡薛涛十色笺。”原注：“短而狭，才容八行。”^③也就是说，这种纸笺又短又窄，每张仅能写八行字，原是用来书写诗的，现在却用来抄写十卷次的《金楼子》，即便拿来抄写今存的六卷本内容也算得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恐怕不会出自一般文人之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曾述及宋代内府所收李煜的收藏：

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暨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此印多用墨）。或亲题画人姓名，或有押字，或为歌诗杂言。又有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墨锦标饰（今绫锦院效此织作），提头多用织成绡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监装背人姓名及所较品第。又有澄心堂纸，以供名人书画。^④

从这一段描述中不难看出，李煜在收藏中尤重外观之美，也因此，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62页。

②（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23页。

③（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1463页。

④（宋）郭若虚撰，米田水译注《图画见闻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他的收藏中有用薛涛纸抄写的《金楼子》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作为艺术家的宋徽宗会重视装帧精良的这一版《金楼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惜薛涛笺本《金楼子》的命运不佳，先是随着南唐的灭亡流入到宋代的皇家图书馆中，直到徽宗时仍在，而后又随着北宋为金所灭而流入金朝。《枫窗小牍》的作者虽曾有幸见到了这个本子，却也慨叹此本最后不知所踪。

总的来说，薛涛笺本《金楼子》的出现上或及于唐元和终，下不晚于南唐时期，比之唐初，此时《金楼子》的流传范围要广得多。而精装本的出现说明此书在流传中成为赏玩的对象，这无疑是《金楼子》在流传中得到重视的表现。

而北宋时期，除了薛涛笺本藏诸秘府，还有其他关于《金楼子》流传情况的线索，如官修《崇文总目》的著录、《太平御览》的大量征引等。而北宋末年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中《跋〈金楼子〉后》一篇尤其值得注意，黄伯思说：“梁元帝《金楼子》，自谓绝笔之制，余久欲见之。及观其书，但哀萃传记，殊无衿臆语，恐所著诸书类若是。”^①所谓“余久欲见之”，可知《金楼子》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声名的。

至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皆著录此书，而三部目录皆记作者亲见之书，且晁公武著录此书为十卷十五篇，而陈振孙亦称此书有十卷。可知，尽管薛涛笺本《金楼子》不知所踪，足本《金楼子》仍在流传。

元代以后，关于《金楼子》的记载渐渐少了起来，尽管这个时代有今本《金楼子》的祖本——至正三年（1343）叶森整理本《金楼子》，但这个本子仅有十四篇，且未分卷，以晁公武所著录的十卷十五篇推之，恐非足本。此外，关于这个本子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整理者叶森的身

① 《东观余论》，第170页。

份为何,今人钟仕伦、陈志平皆曾加以考证。又如,《永乐大典》所录《金楼子序》后有“至正三年癸未岁春二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的落款,四库馆臣据此称《永乐大典》所据为元至正(1341—1368)间刊本。

元代的西湖书院不仅仅是读书学习的所在,还是一个刻书的场所。西湖书院原址在杭州,原为宋代岳飞故宅,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后改为太学,也因此,南宋国子监雕刻的书板片亦存于此,至于元代仍有“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①片。宋亡以后,这里一度改为肃政廉访司治所,后被廉访使徐琰改建为书院。书院改建完成后,曾对原宋国子监所雕刻的板片进行整理工作,这些都被记录在《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中。除了修补了南宋国子监旧板,西湖书院也刊刻其他书籍,较为有名的有《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

关于前者,元人余谦为《文献通考》所作序中有“俾儒士叶森、董正梓工”^②云云。无独有偶,在刊刻《国朝文类》的过程中,因为太常礼仪院对西湖书院申交的书板质量不甚满意,因而下令修补书板,于是“委令本院山长方员同儒士叶森将刊写差讹字样比对校勘明白,修理完备,印造起解”^③。由此可知,叶森在西湖书院长期担任修整图书的工作,且当有不少图书是经他整理后付刻的。而从上文所引的落款可知,叶森曾整理、书写过《金楼子》,这虽然不能说明《金楼子》必然刊行于世,但大致来说,笔者认为叶森或西湖书院至少是有刻印此书的打算的。又,王国维先生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文献通考》与《国朝文类》二书后

① 《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收在《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760页。

② 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七卷《两浙古刊本考》“文献通考”条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③ 《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第762页。